

南淝河，穿合肥城而过

王张应

当然是后来才有的。水库初始使命是防洪，将雨季里从南淝河奔腾而下野马似的洪水拦在大坝内将其驯服，待雨后天晴有序放行，一路上波澜不惊。后来水库功能拓展，成为合肥市储存饮用水的“大水缸”。再后来，董铺水库成为合肥西北角一个规模巨大的湿地公园，一个市民休闲娱乐好去处。

西起董铺水库坝脚下的四里河，紧贴合肥老城悠然东去，这段南淝河河道，化作一道碧绿的护城河。河流护卫城市，在冷兵器时代用以防御敌寇，而今主要用作水流通道。汛期过多的雨水通过城市管网进入河道，经由河道流向远方，以保城市安全度汛。

南淝河流出道遥津后，朝东南流去。刚刚拐过弯子的南淝河左岸河坝上的坝上街，曾是合肥最繁华的集贸市场。坝上街依傍南淝河黄金水道，在古代乃至近代都是繁忙嘈杂的漕运码头、熙熙攘攘的商贾聚集地。从外地运到合肥的货物从南淝河溯流而上，在坝上街上岸发散流通各处。由合肥销往外地的货品，亦是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，搬上木船顺南淝河水路运出去。

即便如今，在空运、陆运高度发达的合肥，水运仍是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。在南淝河下游，十几年前建成一座现代化合肥新港。合肥生产制造的大量汽车、家电及光伏产品出口外运，走的就是水路。同时，合肥城市建设所需钢材、水泥、黄沙等大量建筑材料，也是由南淝河水路进城。结伴而行的商船由南淝河入巢湖，通过裕溪河抵达万里

长江。南淝河，引领一座内陆城市通达海，走向世界。

初识南淝河，是在20多年前。那时，我刚到合肥工作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安身之所。我在合肥城里城外来回找房，转过几圈，终将目光落到合肥老城北门外南淝河一带。河边房子是水景房，站在自家阳台上就能看得见南淝河缓缓东流。

我把想法说给朋友听，朋友却不赞成。朋友是土生土长合肥人，提醒我住家还是离南淝河远点好。别的不说，夏天河水腥臭蚊虫乱飞就让人难以忍受。听朋友善意提醒，我便实地观察河水状况。时在暮春，天已暖，南淝河水却仍浅。近距离观察南淝河，看得见水底河床上的乱石。整个河面被一层厚厚的绿色水皮覆盖，河水散发着腥臭味。抬眼望去，水皮上散落不少颜色各异的漂浮物。不远处，一位头戴草帽身穿橘红色救生衣的老人划着小木船，正用长柄网兜在河里打捞垃圾。

真正走近南淝河，我才放弃在河边买房的打算。同时我恍然明白，缘何沿河路上房价比别处要低。

20多年后的一天，在炎炎夏日里，我于南淝河中游岸边行走。贴近水边，再次真真切切观察河水。此时水面干干净净，河水清可见底，成群的小鱼在水中欢快地游来游去。一只绿衣红帽的翠鸟，蹲在不远处河边一块大石头上打盹儿。我屏声静气，生怕扰它好梦。突然间，它箭一般冲下去刺破水面，旋即飞离，嘴里叼起一条银白色小鱼。

河水清凌凌，两岸郁郁葱葱，南淝河俨然一道穿城而过的美丽风景线。在合肥航拍图里，南淝河就像一条蜿蜒于城区的绿色长龙。从董铺水库坝下庐州公园开始，向东再向东南，南淝河两岸大小公园、绿地数不胜数。新开辟的南淝河码头公园，树木森森绿草茵茵，花开四季鸟雀翔集，游人如织乐而忘归。如今在合肥，人们得闲便去南淝河边走走。河边环境好，两岸房子就成“香饽饽”了。

有河就有桥。城里桥梁是地标，也是独特风景。穿越合肥市区的南淝河，究竟有多少座跨河桥梁？四里河桥、怀宁路桥、潜山路桥、长丰路桥、亳州路桥、南淝河大桥……我凭印象就能一口气数出10多座来。每建一座桥，就会平添一道令人惊艳的全新风景。尤其在夜晚，桥梁上方，那一弯华灯璀璨的弧形廓影，浮游在夜空中，恍若天上银河。

住在合肥，没少往来于市区的东西南北。忽有一日，我偶然想到，南淝河真是一条深情而专注的河流。它全长70公里，却有60公里在合肥市内。它对合肥情有独钟，从头到尾，全心全意，奉献它全部的爱。茁壮生长的城市，一路走来也从没疏离古老的南淝河，而是将其紧紧挽留。倍受城市善待的南淝河已焕然一新发出喜人的青春活力，摇身一变成为碧波荡漾花繁叶茂的百里画廊。

一条河成就一座城市，一座城市也成就一条河。南淝河，穿合肥城而过，涌流滔滔，不舍昼夜，走向浩浩长江，走向无边的海洋。

遇见

立冬过后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正适合吃热气腾腾的包子。车子穿过熙攘的街道，我来到“慢娃儿”包子铺。包子铺门面涂成淡黄的暖色调，掩映在行道树的绿荫之中，明亮而温馨。

我最早是从微信朋友圈知道这家包子铺的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这里的店员有一定程度的听力或智力残疾，他们的动作比常人慢一些。包子铺的负责人周延清是枝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副校长，几年前，为了帮助学生就业，开了这家店。他从零开始学习面点技术，再手把手教学生。“慢虽天生，慢也坚持”，让周延清欣慰的是，这群学生坚持了下来，做包子的手艺越来越好，有了可以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。

我是这家包子铺的熟人了，推开店门，前台小柳起身迎接我，我对她说：“老样子，来十个牛肉包。”这家店主要售卖生坯包子，生坯牛肉包销量最高，买回家煮熟，白色的面皮浸透着红油，一口下去，面皮松软，肉馅鲜美，满口生香。

小柳有听力残疾，能听到微弱的声音。经过刻苦的练习，她能通过辨口音型与人正常交流，于是由她负责前台销售工作。

寒暄过后，小柳说周老师也在。透过前台后面的玻璃窗，只见生产操作间里员工们正忙碌着，周延清在教小谢包包子。

小谢今年33岁，有轻度智力障碍，这是他辗转找到的第五份工作了。周延清的耐心指导和同事们的帮助，让小谢很快适应了这份新工作。虽然手眼的协调度不高，但通过慢慢练习，小谢已经能够擀出标准的面皮了。

在周延清的示意下，小谢左手拿起一张面皮，右手将馅料放到面皮中间，再将面皮对折，然后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反复捏合面皮边缘。就在她期待成品时，他手中的包子开始“露馅”了，褶皱的面皮上沾满了馅料。

小柳低声告诉我，小谢学包包子快两个月了，还没达到售卖标准，最近有些气馁。但只要大家一鼓励，他就又充满了干劲。

小谢对面的女生叫小唐，还有残余听力，可以进行简单的口语交流。小唐之前在工厂流水线工作过，沟通不畅时常让她感到孤独，辗转几地后，她回到老家枝江，在残联的推荐下来到这里工作。今年29岁的小唐在包子铺工作3年了，是一个熟练工。只见她指尖交错，面团一提一捏，只需几秒钟，一个圆润饱满的包子便轻松成形。这均匀漂亮的褶皱背后，小唐一定进行了不知多少次的练习。

如今的工作氛围，小唐很喜欢，对未来，她开始有了规划。除了日常开支，她将剩余的工资都存了起来。她说

包子铺

田雪莲

等攒够了，要给自己买一套房子。

有周延清这个大家在，这群“慢娃儿”眼神里就多了笃定和从容。不过，周延清还记得包子铺刚开业时大家的慌乱，那时店里主要售卖熟食包子。这边给顾客拿错了包子，那边找错了钱，面没发好煮熟的包子像死面疙瘩，员工与顾客之间沟通也很困难……接踵而至的问题，愁白了周延清的头发。

那段时间，他每天都在学校和包子铺之间奔忙，经过反复尝试，周延清决定采用生坯包子技术。有了这项技术，员工们就可以专注制作生产，销售和配送由专人负责。技术改进了，分工明确了，包子铺的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，包子卖得越来越好。找到了生存之道的包子铺，还尝试制作枝江鱼糕、粽子等季节性产品，吸引了一大批稳定客户。

只见生产操作间里，6名员工配合默契，一切井然有序。外面的顾客络绎不绝，前台小柳应对自如。

这时，一对年轻夫妻来买包子。他们前不久从朋友那里听说枝江这家包子铺，专程驱车一个多小时从隔壁县赶来。听说他们是从外地过来的，小柳专门拿来泡沫箱，放进冰袋，再把包子装好。她叮嘱道：“到家一定要马上拿出来放冰箱，想吃的时候冷水上锅，水开蒸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”

天色晚了，包子铺准备打烊了。周延清从操作间走出来，和我交谈了一会儿。他告诉我，枝江市有关部门批准在包子铺现有位置扩建“枝江慢生活广场”，包子铺的旁边，还会开咖啡馆、书店等，全部用于安置残疾人创业就业。如今，“慢娃儿”也不再只是一家包子铺，还成了市残联的一个残疾人公共服务品牌。

外面下起了小雨，有两名员工没带伞，家离得稍远，周延清决定送他们回家。我目送他们离开，一辆载着温暖和希望的汽车，缓缓地驶入川流不息的街道，融进了这座小城。

黛山碧水小桥横

罗芹仙

一进入三门县横渡镇境内，就想起宋代词人王观《卜算子·送鲍浩然之浙东》里的那句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。欲问行人去那边？眉眼盈盈处。”和当年鲍浩然所去的地方一样，这里也在浙东，黛山碧水小桥横，是典型的江南风光。

600多年前，那个叫陈拱辰的读书人游历到此时，定是一眼爱上了这里的风景，于是便择了一个山环水抱、土地平旷之处安下了家。见村东翠峰如屏，就给村庄取了一个悦耳的名字——东屏。

进入东屏村，苍黑的屋瓦，灰白的老墙，衬在将雨未雨淡墨渲染似的天空下，仿佛是一幅被时光封存的老画。村口处一座高高拱起的“藤桥”很是抢眼，桥栏和整个桥洞被绿沉沉的扶芳藤遮盖得严严实实，已看不出本来面貌。

桥的左边，是四合院结构的陈氏宗祠，建于清乾隆年间。进门就是造型优美的戏台，顶部正饰有双龙戏珠雕塑，前面两个檐角高高翘起，像张扬欲飞的翼，翼尖上雕刻着昂首向天的凤凰，栩栩如生。内部的梁枋、柱头、雀替等木构件上布满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等彩绘，精美之至。戏台前面是一个方形的

天井，隔着天井与戏台相对的是三间正堂，朱红的底色配上镀金的镂刻花纹和牌匾对联，合抱粗的梁柱矗立在圆鼓形的础石之上，显得庄严堂皇。正堂中间高悬“敦厚堂”匾额，东屏先祖把“敦厚”作为对后世的训示，希望子孙谦和仁厚。

从祠堂出来，沿着吞里溪边的水口街往里走。这时天空已飘起了小雨，迷蒙的云雾笼罩着老屋古桥，增添了几分诗画意境。不是节假日，游客不多，细雨里的古村显得格外宁静。时光倒流到清朝时期，这里曾热闹非凡，是铁器、木材、鱼盐、布料等商品交易的集散地，人来人往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在空气中回荡。那时的陈氏先人很会做生意，不仅将家传的锻铁技艺发扬光大，还发展了印染、榨油、烧炭等产业。

漫步小村，纵横交错的小巷，就像一条条经脉，连通着一个被称为“道地”的四合院，石滩道地、山脚道地、长道地、圆道地……每个道地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内容，无怪东屏被称为“浙东传统民居博物馆”。两个穿着旗袍的女子在巷子里拍写真。被细雨润湿的卵石路面泛着幽光，烟火熏黑的石花窗嵌在沧桑斑驳的墙面上，茂盛的薛荔藤和凌霄花从墙头垂落，女子撑着雨伞袅袅婷婷走在悠长的小巷里，让人想起戴望舒诗里那丁香般的姑娘。

雨停了。回头望去，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展现在眼前：青灰色的天空下，几十只墨点似的燕子停在长长的电线上，乳白的雾气缭绕在黛青色的山峦，暖暖村落有炊烟袅袅升起。对了，东屏还有一个名字，就叫“中国画里的村庄”。



子长煎饼

郝随穗

陕北腹地的子长山大沟深，沟壑山崩组成的纹路，是古老岁月留下的痕迹。在子长，要说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小吃，非子长煎饼莫属。

子长煎饼有大小两种。大煎饼大如汤碗口，以卷凉菜为主。小煎饼小若手掌，以卷豆腐干为主。盛行的子长煎饼主要是小煎饼。这种煎饼小而巧，巧而精，配有丰富的馅料和汤料。

子长老城里的十字街，有十几家煎饼馆。每天天没亮，这些煎饼馆就开始准备做煎饼，热气腾腾的煎饼作坊里，传出锅碗瓢盆交响曲。

选上上好荞麦用石磨去壳磨成糝子，磨好的糝子粒粒洁白如钻，晶莹剔透，是做煎饼的主要原料。做煎饼的手艺人，从西门坪挑回石缝里流出来的泉水，用来浸泡荞麦糝子。手艺人把浸泡了数小时的荞麦糝子，摊在一块大案板上，用手掌反复搓揉成黏稠糊状，再用筛子过滤掉杂质，将滤好的精粉用水稀释成糊状，然后在铁鏊上摊烙。每张煎饼在铁鏊上不到3秒钟就熟了，随即晾在高梁秆秆做的盖帘上，不粘连且透气。成形后的煎饼薄如蝉翼，筋道有嚼劲。

手端一张煎饼，卷入卤水豆腐干，浇上由米醋、蒜汁、韭花酱、辣椒油、西红柿酱、辣酱等调和而成的汤汁酱料。一份煎饼下肚，酸辣爽口，饱腹解乏。再来一碗凉汤，美妙无比。煎饼皮的柔薄软和、豆腐干的

瓷实硬道、汤汁的酸辣爽口，糝合在一起，是伴我从小到大的熟悉味道。

小时候，村里有一户人家做的煎饼很受欢迎。他做的煎饼皮薄馅多，蘸料用的都是好原料，特别是那秘制辣酱，香得让人垂涎欲滴。他挑着担子在周围几个村庄叫卖煎饼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。我央求母亲也做那样的辣酱。母亲把秋天收获的新鲜红辣椒碾成糊状，加入粒盐和杏仁，盛到粗瓷盆里，放到墙头上晾晒一个星期后，将辣酱装进小罐密封。再过半个月后打开罐子，香气扑鼻。母亲做的煎饼大如锅盖，里面卷的是三丝凉菜，再蘸上新制的辣酱，香气扑鼻，我狼吞虎咽，不一会儿便吃个精光。

有外地的朋友来子长，我常会带他们去吃子长煎饼。一位朋友亲见了子长煎饼考究的加工流程，又听闻子长煎饼是古代灾年和战乱时诞生的一种应急食物，不禁肃然起敬。他感慨地说道，原来子长煎饼承载的不只是一道美食的意义，还有子长的历史和文化。

子长人爱吃煎饼，一年四季皆如此。炎日里吃，内聚清凉消暑祛燥，隆冬时吃，满腹酸辣聚气抵寒。在子长，大街小巷常可见煎饼馆。当我一次次从古老的中山街走到现代化的迎宾路和安定东路大街上，闻着那熟悉的香气，看到了子长煎饼的前世今生，也看到了这方水土的过往和现在。

娄山关下

熊明通

山脉的夹缝之中，仿佛天空只有一线。特别是在雨雾天气，天空就像落在山腰处似的。可只要登上附近的山头，天空立刻变得豁然开朗。继续翻越陡坡，又见一个群山环绕的坝区。眼前景致竟和山下所见类似，真是一派山上有山的景象。而登上“顶峰的顶峰”的娄山关远望，层峦叠嶂的山脉一览无余，群山若浪，翻涛卷雪的画面铺展开来。

在贵州高原，山与水在天地间恣意挥洒。雄关下的板桥，绿水青山美如画。来过的人会惊喜地发现，贵州高原山形的壮阔豪迈与水势的神奇秀美竟

巧妙融合在了一起。坝区内仁江河、亮石河、汇塘河纵横成网，人依山而居，田环水而筑，山水之间稻田飘香，农家小院星罗棋布。清晨或薄暮时登高而望，天与山与水，河湖桥塘，田舍人家，尽皆如黛。浓淡交界处，唯天光、云彩、山石、村路于虚处生白。中国古典园林的匠师们认为，山是园的骨架，水是园的灵魂。在贵州，大自然的匠心独运在山和水的精心排布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山与水，骨架和灵魂，在这里融合得恰到好处。

行走在大娄山，心情是轻松愉悦的。山下的田园牧歌和山上的茫茫林

大地

海，总在不经意间令人心生欢喜。而走到娄山关关口，气氛立刻变得庄重肃穆起来。娄山关万峰插天，中通一线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自唐末起，这里就成为贵州北部重要的防御要塞，不知经历过多少关口争夺战。

站在关口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词碑前，气吞山河的诗篇和如旗飘扬的书法让人久久注目。这时，娄山关的时光仿佛回溯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。长征路上，敌人狂风暴雨般的围追堵截，压得红军喘不过气来。如同在娄山关前，摆在红军面前的，只有取得胜利这一条道路。生死攸关之际，红军就像长空被雄关围困不得自由的大雁，尽管疲惫困乏至极，却始终在如长夜明月般必胜信念的照耀下坚定前行、顽强战斗，并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。时空停留在此刻，诗人的豪迈自信和红军将士的坚定信念，似又经由这首经典篇章投射到我的心中。待踏破雄关，回头来看，所有的挫折挑战，化作了脚下的风景。